

如何在失去頭腦後，不失去你的心

影星米高福克斯訪問記



這篇文章是綜合美國電視周刊主編 Steve Redicliff 和新聞週刊記者 Marc Peyser 在米高福克斯在宣佈退出「旋轉城市(Spin City)」影集後對他的訪問稿內容。主要是描述他由影藝界半退休，專注成立巴金森病基金會的心路歷程。本刊編譯出來供讀友參考。

您在什麼時候決定要離開「旋轉城市」這影集？

我去年冬天在加勒比海 St. Johns 渡假時，我兒子和我想去找海龜，我們就戴上浮潛裝備去找；後來我找到一隻，還跟它游了 45 分鐘。回到海灘上，放下浮潛裝備後，我感覺好久沒有覺得這麼舒服過。我還發現到，過去幾年中，我的症狀在休假時比較輕微。沒有什麼壓力時，我日

子就過得輕鬆些。為了拍影集，我常常要吃藥。而且，我還覺得沒有精力，特別是我有機會在對抗巴金森病的工作上能有所助益的時候，我希望我有精力去做這件事。



您從來就沒有像那些熱衷於政治活動的好萊塢影星一樣，為什麼您現在決定要站出來？

去年到華盛頓國會作證使我大開眼界。我是和巴金森病行動組織的創辦人 Joan Samuelson 一起去。我們一起在參議院討論國家衛生院對巴金森病研究撥款的會議中作證。當會議結束後我們走出大廳時，我發現 Joan 在流淚。我想，「妳為什麼在哭呢？我們作證時不是表現得很好嗎？妳知道，我從來沒有機會和那些參議員講話。」然後，我想到，巴金森病患者從來沒有人去幫忙他們引起大眾的注意。



您現在成立了您自己的巴金森基金會？它叫什麼名字？

雖然我曾經抗議過，它還是稱做：米高福克斯巴金森病研究基金會(Michael J. Fox Foundation for Parkinson's Research)，這讓我覺得很不自在。不過，我知道這是一個有效的名稱。我收到許多電子郵件說：「我總算告訴同事說我得了巴金森病，也就是米高福克斯病」，這讓我覺得負擔很沉重。



您有沒有覺得應該早點投入巴金森病的服務工作？

沒有，我本來就打算要拍到一百集，我這個人是很固

執的。而且我相信我一向能夠快樂和樂觀的原因是我能接受事實。當事情來到時，我能不服輸並堅決地按步就班去面對。有時，我會放過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會讓它們不留痕跡地過去。



巴金森病對您行動上有什麼影響？

這隨我吃藥的狀況而定。像現在，我什麼事都可以做。我現在還能溜冰和滑雪。但是有時候我比你要多費十倍的精力從房間的這頭走到另一頭。以我當演員的眼光來看，這倒是蠻有趣的，或者我因此能完成一件偉大的作品。在我得病以前，我演戲時從來沒有想到我是在演戲。現在，我老是想著：「我今天要怎麼做才能逗笑？」，這倒是一個有趣的難題。



對巴金森病來說，您怎麼照顧自己？

我讓自己瞭解每一種藥的作用和用法，我還動過腦部手術，它對我的症狀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每一個患者都是他自己的專家，因為巴金森病的症狀是非常特異而不規則，因人而異的。



對您的孩子們呢？您能做到所有爸爸該做的事嗎？

我的雙胞胎女兒今年五歲。她們不太注意，她們以為我能爬得上帝國大廈。有時她們拿故事書要我唸，如果我在藥效間隔，動作不靈活之時，我就告訴她們：「好啊！

我可以唸給妳們聽，不過，妳們要把書拿好。」她們說：「為什麼呢？」「因為我現在不方便拿。」對五歲的小孩，我想大概只能這麼做。但是，不管我手腳的情況如何，我還是能抱一個到我肩膀上。日子總是要過，我只有隨遇而安。

我的兒子十一歲。幾年前我做腦部外科手術時，他已經到了我需要告訴他的年齡。我就告訴他：「我將要去這腦部手術，我想這不會有什麼問題，如果你擔心就請你告訴我。」他很好，他沒有什麼問題。我有一個讓我覺得很窩心的經驗。有一天我和兒子在說話，他眼睛看著我，我感覺我們的心靈正相互交流，然後我告訴他上述那段話。那時，我的手正在發抖；然而，他並沒有中斷這對話，他只是把他的手放在我手上，繼續我們的談話。隨後我告訴我太太說：「我沒想到有小孩會這麼貼心。」他像是在說：「您知道，這沒關係的，不要讓它干擾您，因為這和我們沒關係。」



除了募集巴金森基金會的經費外，您還有什麼計劃？還再演戲嗎？

當然，我還會再演的，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要製片。但是，目前我要全力集中在巴金森基金會的工作上。也許我會寫本書。不過，我很厭煩那種風雲人物老生常談的回憶錄，我不寫那種回憶錄。有人曾經問我想寫什麼？我說：「如何在失去頭腦後，不失去你的心」！